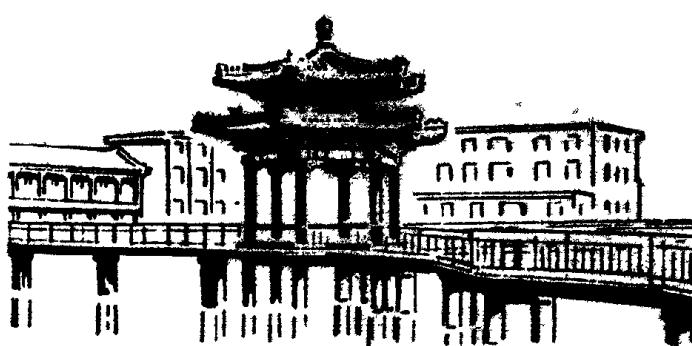


香河文史資料集成



政协香河县委员会 编

目 录

序言	张中行	(1)
香河沿革志	尹俊茹	(2)
古城香河	王柏山	(8)
香河风物拾萃	邵万成	(15)
香河地名考	尹俊茹	(27)
京东中幡	郭俊葵 袁德顺	(32)
御封杜二滚子	王柏山	(35)
刘少奇主席视察香河	红 舒	(41)
一代宗师郝寿臣	红 舒 齐自祥	(44)
金针王——王乐亭	李太山 高永义 红 舒	(72)
张策小传	尹玉茹	(90)
东方大侠张策	卢永成	(92)
张自忠将军在香河	王柏山	(96)
香河中学	王柏山	(104)
香河暴动与大汉奸武桓	尹玉茹	(109)
香河事件剪辑	王柏山	(113)
安平事件始末	政 史	(120)
律师陈福全	黄继东	(127)
李家仪	王长华	(135)
后 记	编 者	(139)

序 言

张中行

《香河文史资料集存》，经过不很短的时间的努力，第一辑终于编成了。其中所收文章，我大致看过，所以，发稿前我说几句话。

一年来，鄧万成同志主持县政协的工作，一直把编写文史资料看作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组织人力，调查，写，编。这是个比较难做的工作。人、事、地，哪些应该入选，既要见闻广博，又要有辨别是非轻重的见识。决定入选之后，写也有不少困难。人的嘉言懿行，事的原委曲折，地的历史情况，有关材料少，尤其是其中难免混有道听途说，甚至互相矛盾，核实也大不易。所有这些，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都细心做了。

一两年前，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曾同我说起编写文史资料的事。我说，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不仅应该尽全力做，而且应该尽早做。因为目的是给县内各方面的情况留下清晰的痕迹。这痕迹，有的还存于某地，但绝大多数存于某些老年人的记忆中。地会变，人也会如流水般逝去，所以搜集，存，宁可早一天，不要迟一天。

至于保存这些有什么意义，浅一些说是我们不能忘掉过去，以致不知所自来；深一些说是博古通今，以期鉴往可以知来。就我国古代的情况说，依靠有《左传》，我们才能对春秋时期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依靠有《史记》，才能对远古的情况有个大致地了解。也就因此，历代朝廷都有史

馆，委派专人做修史的工作。地方各级也都重视编写地方志书的工作。

文史资料，性质有别于正史和地方志。它着重搜集、保存原始材料，所以从某种角度看，它就更基本，更重要。说重要，是因为所想记录的情况时时在变动，有的并且变动太大、太快，如不及时捕捉，就必致成为稍纵即逝。即以香河县的城墙为例，我二十年代见过几次，都是完整无缺的，前年再看，就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人也是这样，上一代的没有了，但还保存在次一代的记忆里，如果次一代的也没有了，想知道个梗概就太难了。所以应该及时搜集、保存，尽早搜集、保存。

搜集、保存，会碰到道听途说和可靠性问题。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因为，就其为传说，它总是有的。司马迁著《史记》就是这样处理的，如夏商周的来源，夏有梦吞神珠之异，商有吞玄鸟卵之异，周有践巨人迹之异，这显然都是非事实的传说，可是司马迁都采纳了。当然，如果能考实，那就更好。

《集存》是计划分辑编印，就是说，要多搜集，长期搜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对，因为保存史料，总是可有可无的无妨有，可详可略的无妨详，以备万一将来有人查考，不至翻看而感到失望。

总之，这是个既重要而又艰巨的工作，据说参与的人并不多。这使我忝为故乡之一员的人不能不感到欣慰。但也感到惭愧，因为应该尽些力而没有尽力，正如俗话所说是坐享其成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于北京

香河沿革志

尹俊茹 整理

香河小城，历史悠久，沿革几经，历尽沧桑。

香河地区在古代属泉洲（其洲址在现武清县城关东南四十里处）辖地。古时，全国划分为九洲，泉洲位于九洲之一的冀洲的东陲。后冀洲分为幽并二洲，泉洲又属幽洲辖域。春秋战国时，泉洲一带俱为燕地，秦时属渔阳郡。汉武帝时，改泉洲为泉洲县，仍属渔阳。东汉初年，香河地区还较荒僻，后渔阳太守张堪在此地建了别墅（其址在现香河县渔阳村），导狐奴山水灌入箭杆河（此河现在仍有段残迹，多处已成为潮白河道），使下游出现了数万亩良田。张堪又令人开渠种稻，遍栽蔬果，香河东部地区一度成为稻米之乡。那一带至今留有渔阳院、南渠口、北渠口、梨园等有关村镇。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废掉了泉洲县，将其并入雍奴县（县址在今武清县城关），香河地区为雍奴县的东北境。

以后几朝，香河多为征战之地，历史上不少名将在此疆厮杀。北平王罗义在此地阵亡后，墓地曾有石人、石马、石虎，人称古将坟。后来，石马沉淤河底，只有石虎尚存，留名石虎辛庄。唐太宗金戈铁马东征之时也曾路过香河，县城北五里，传说唐太宗所筑土城一座，附近有四大高塚，乃为

点将台。城东五里义井，据说也是李世民传旨开挖，相传太宗行军到香河东部孙各庄时，河水猛涨，军马难行，曾驻扎于此，留地名驻马岗。

五代之时，香河村镇渐多，村名颇有来历，为今尚有的小镇安头屯，名源于后唐大将李存孝在此给石人父亲安头的故事。五代后晋时，石敬瑭为当儿皇帝，将幽云十六洲割写契丹（辽），香河地区当在其内。此后这一带属辽国管辖。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雍奴县改称武清县后至辽国初期，香河县一直是武清县东北境。

香河地区正是建县始于辽太宗统治时期。据康熙年间所修《香河县志》载，辽时，因临海地区多处有大盐场，因此在武清县东北孙庄（即现在香河县城处）设立榷盐院。此后孙庄一带居民集聚，为此，辽太宗令同年（公元九三八年）在孙庄处正式建县，县名为淑阳，并管辖宝坻宁河两县之地。从此，香河地区由武清分出。那时，在淑阳城东南一里许有一条长河，名为长沟，河中满栽菱荷。夏秋间，碧叶接天，红花映日，微风徐徐，河中香气传数里之处，由此而定县名为“香河”，废去了“淑阳”。

公元九六〇年，宋朝建立，香河一带正地处辽宋边境。辽宋相争，统治常易，这里曾留有许多杨家将的传说。据民国时所修《香河县志》载，杨令公墓地即在城南一里许，是否真实已不可考。

辽国萧太后执政时，为运盐粮，挖了一条运粮河，由香河县城北穿过，现仍有几段河道遗迹。宣教寺村北旧有残碑一块，上面刻诗一首：“避雨入观宣教寺，辽时初刻定光佛，夜闻寺北花壶古，萧后遗留镇运河”。即为见证，作

者何人，花壺为何物，至今未能考清。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一一二三年），香河又曾一时为宋所辖，改香河为清化县，其后又先后为辽、金辖地。

元朝时，香河曾发生过很多战争。元朝统治者推行领户分封制，使此地留下了许多百户村名。燕王扫北时，曾挥师此地，至今县内大六王，窑上，圣延寺留有轶闻。据传，朱棣曾欲定都香河，并已在周元处开炉铸币——罗汉钱。后刘伯温卜后相劝，西迁一百二十里，移至北京。但自永乐年间，香河县不设十里长亭，香河县令对来往大小官员概不城外迎送，皆因朱棣驻留之故。自永乐之年（公元一四〇三年）改北平府（北京）为顺天府后，香河一直为顺天府管辖。

满清入关后，香河全境均遭八旗破坏，境内农田多辟为牧场，闹得全县农田荒废，户口萧条，到康熙年间较为安定时，全县才只有一百五十七个村庄，不足十万人口。雍正时，香河县的经济有所恢复，为疏放潮白北运河水，在北运河流经的王家务往东开挖了一条河道，名为青龙湾，并在王家务修闸坝一座。香河县境内有潮白、北运、青龙湾三河纵横。乾隆年间，又对北运、青龙湾疏通加坝。乾隆曾亲视王家务闸口，赐名曰金门闸，并在闸边立碑一块，上刻乾隆御笔诗一首：“金门一尺落低均，疏浚引河宣涨沦，通策略同捷地闸，大都去害贵抽薪”。满清皇帝治水，一为保大都，二为买人心，并不想根除。光绪十二年，潮白河水猛下，青龙湾一带淤塞数里，潮白河水不能由北运河南下和由青龙湾东疏，致使河水灌入箭杆河。从此，潮白河水害多年威祸香河，波连宝坻。

明清时期，香河文化曾有过繁荣时期。明天启年间，大

文豪冯梦龙曾在香河搜集了许多故事，为《滕大伊鬼断家私》，《张能千里救父》等，被其编入古今小说，流传中外。据传，清朝乾隆曾在香河观过花会，并封赠安头屯中幡两顶，上有乾隆御笔亲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满清末年，联军入侵，国民愤恨，民团四起，义和神坛，红灯姐妹遍及潮白两岸。

民国初年，香河因临近京师，百姓惨遭军阀混战之苦。到国民党统治时，更是天灾不断，人祸更甚，赋税如毛，人役沉重，盗匪丛生。日寇铁蹄践踏香河之后，河山涂炭，田地荒芜，汉奸自治，日军残杀，人民惨遭蹂躏。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抗日烽火四处起，游击健儿遍淑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十年浴血奋战，终于赶走了侵略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迎来了香河的第一次解放。安平事件，美蒋打响了大军进攻冀东解放区的第一枪，国民党又卷土重来，复踞香河。中央军、反动县政府、还乡团，军政串通，上下勾结，疯狂惨杀我干部群众，残忍之状，令人发指，加上炮楼林立，吊桥高耸，警特四布，岗哨盘查，香河简直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直到一九四八年七月，解放军挥师香河，于二十日一举攻克县城，人民才重获解放。从此，香河换了新天地，人民成为香河的真正主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也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香河人民才基本治服了历代未能治服的水旱沙虫四大祸害。如今，香河人民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前进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

追溯往史，波澜起伏，打开香河这部历史画卷，一时可

见稻浪随风，荷香数里，粮舟穿梭，月塔相辉；一时又见刀光剑影，恍闻战鼓之声；胡骑践踏，鬼泣神惊，百姓流离，惨不忍睹，金戈征杀，慷慨悲歌，红旗当风，天地更新！

前史为镜，
后人之师，
永志不忘，
其意无穷！

古 城 香 河

王柏山 整 理

一、古城香河

香河县治建于辽太宗会同元年。县城原为土城，到明朝正德二年（1507）始建砖城。建城前，皇家再次派钦天监亲自勘察，看土城所在地是否有利于大明江山永固的“风水”。

当时香河县境内有一条蜿蜒几十里的黄土岗，起于境内东北部，蔓延向南，又折向东南，在这拐弯处，正是土岗中腰，腰处是又高又大的土峰。官员们认为“此乃龙脉”，龙尾在东北建各庄，龙头在安头屯，有黄龙入海之势，若把城建在高峰处，则有骑龙入海，前程无量的大好风水。上奏之后，皇上钦批：“县城骑龙”。

香河县被定为七品官掌管的三等小县，所以县城很小，城墙在黄土峰脚下围成一个约一平方里的小方城，城内北部较高，中心和西北部最高。县城修完，正好皇上的二伯遭贬，以大做小，成了香河县知县。因此四城均无瓮城，也没建接官亭。

西门面向皇上的北京城，定为“迎恩”门、北门定为“拱极”门。因为香河为古淑阳郡，所以东门定“为淑阳”门，南门面对几十顷大的沼泽地，芳草鲜美，荷花悦目，水鸟群此起彼落，真是锦绣河山啊！这大好河山应该永

远属于大明，所以南门定为“永明”门，四门的名字都刻在床大的条石上，镶嵌在城门拱圈顶部。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香河城时，南门改为“永清”门。

前面提到城中心地势最高，这“中心”可不是城圈的几何中心。西门到西南城角的距离是西门到西北城角距离的一半，东门到东南城角的距离是东门到东北城角距离的一半，南门在南面居中，北门在北面居中，由东门到西门，由南门到北门有两条街，两条街的交叉点，是所说的“中心”。

把城圈和主要街道画成平面图，图形很象算盘。“吃不完，喝不完，算计不到才受穷”，城的布局摆成算盘样，取的是“与天算、与地算、与人算，时时不忘计算”之意。

城内地势高，雨季排水极为方便，但是城墙四面都没留排水道，水多时就由城门口往外流，或蓄在城内低处，蓄满后，再由城门口溢出。当时没留排水道，是设计者疏忽了？不是。正是因为没疏忽，才没留排水道。

水，在过去人们头脑中是被视为“财”的，雨水由天上来，这是天赐之“财”，既是“天赐”，就不应落入私入腰包，应该“还给天地”，皇上是“天子”，把财还给天地，当然是还给皇上。可是“善财难舍”，就利用“风水”，叫香河人由口（城门）吐出来。所以不留排水道。

后来，本县不少巨商富户和风水先生，看出来是皇上有意不叫本地人积大财，要破这不利的“风水”，几次联名上书呈请，情愿自费增修排水道，结果都被钦天监驳回，一直到解放后扒香河城时，也没有排水道。

香河城的陪元堡：东门外有周园村，南门外有南台村，西门外有西店村，北门外有北岗村。

二、香河没出状元

香河县没出过状元，证据有二。

城内西街路北有一座巍峨的孔庙，庙正南临街处是个高大的红影壁，没有正门。在影壁左右各有一个冲东、冲西的偏门，这种结构模式是皇家给孔庙规定的：若本县内出了状元，可扒影壁修正南门，不出状元，永不修正南门。

定这规矩的依据是“礼不下庶人”。过去迎高官接贵客，讲究”大开正门，两厢动乐，由此可知正门不是为一般人开的，没有状元头衔，白衣人不配走正门去见孔圣人，没有状元的香河县，没有必要开正门。

这是其一；其二是：

香河东门北边城墙上有文昌阁（也叫魁星楼），它是建在城墙上而不是建在平地上，这种修法也是皇家规定的：县内出了状元，是谓魁星落地，没有状元的县，魁星不能落地“屈尊”。香河没有状元，文昌阁就只能修在城墙上。

据说别的县的文昌阁都建在东门南边，唯独香河的文昌阁在东门北边。为什么？有一段趣事：

原来，香河的文昌阁也在东门南边。后来，城内东北角出了一个举人张晓楼（其子张泽南），在城东北角修了一所大宅院，冲南的大门前是足有三十多亩大的一个莲池。他为使自己前程无量，使后代子孙更发迹，就请了几个阴阳先生看“风水”。都说在莲池左边若有垂柳掩映的楼台亭阁，张家定可飞黄腾达。

张晓楼利用声望财势，买通了地方官，自费把文昌阁由

城门南拆迁到城门北，座在门前莲池东岸的城墙上（现“味美鲜”，地址），移来六七寸粗的垂柳几十棵，并自撰自写一付对联，制成蓝地金字的木牌，挂在文昌阁的正门处：

文运赖主持桂公遍撒三霄露

昌期欣聚会蓬岛祥生五彩云

横眉：文昌阁

然而，让举人阴灵遗憾的是：这大好的风水，张家后代不但没发迹，而且断了香烟绝了户，大宅院卖给了陈姓。

文昌阁（魁星楼）于一九四六年香河城第一次解放时拆毁。

三、“抹城一角”永远为诫

香河城四个城角，都是在角外围着一个园，可西南城角只有半个园，直径一边向城外。仔细看时，可发现城脚下也有园的痕迹，就象是城角塌倒了，没照原样修复，草草地直砌上去了，没人在意，许多人一直认为这城角塌后补修的。其实不然。

清朝乾隆年间，香河南部两年内连着出四五起逆子杀父的凶案，这是大逆不道之事，这是触犯大清刑律、又犯了天条，谁的治上出这等事，就是父母官严重失职，要受严惩。当时的香河知县也深知自己责无旁贷，罪责难逃，唯恐先摘乌纱后丢脑袋，就悄悄地溜了。

上方对知县正要严加查办，闻报县官挂印逃遁，大为震怒。“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认定香河人纯乃“化外顽民”，皇上御批：“抹城一角，以示严惩，永不复原，永世为诫。”

扒了西南城墙的外园，由半园（直径处）直砌上来，是谓“抹城一角”。其意义等于给香河所有人脸刺了“忤逆”两个字，是永也洗不掉的耻辱。

同时，皇上派了一位王爷，由皇官挑了四名内班（办案人员），带了三百六十根黑红棍，来镇慑香河这块土地上的“化外顽民”，黑红棍由县衙门一直摆到城中心的阁楼底下，扬言对于顽民打死勿论。

这位王爷整治香河不到一年就回去了，可是“拽着龙尾巴来的”四名内班及家属留在香河了：现在交通局李德林的曾祖父、北街王少奇的高曾祖父、西街“河兴号”陈家，大罗屯的崔家就是尾巴甩下来的。

四、“文”八景和“土”八景

凡是地方志、都有“景”的条目，其实，准有值得入志的景吗？再有，怎么那么巧，各地都有“八”景，不多不少？说透了，这只不过是为了填充类似“八股”的框框，由文人墨客，权威人士强凑的而已。在“凑”景时，那能不谋而合？目标不集中，各执己见，这分歧又怎么统一？那就只有以执笔人和官方的主见为是。他们认可的“景”，就可以入“志”了。被否了的“景”都是不配入“志”的？当然不是。志上可以不写，可要让老百姓嘴里不说，心里不想，不传播，那可办不到。

就说香河县旧志上的“淑阳八景”吧：玄武雄镇、文笔于霄、古渡春阴、百湾秋月、西河宵鼓、东寺晓钟、莲沼风香，蒲池雨霁。这八景固然也有可入志的道理。但是由于词语怪，听着难懂，说着绕口，年长日久，知道人很少了。这也许是逆反心理的作用——你官方认可的，我们就偏不，官

方认为不配的，我们偏说。

现在你去找老人打听“八景”，不少老人不说那上了“志”的，他们说志上记的八景之外，咱百姓口头传说的另有八景呢！

“五福临门”：四个城门楼拱卫着城中心高高的观音阁（阁楼），其势如五福捧寿。

“琉璃八角”：西门外护城河桥西，北边三义庙门前有一井，井盘是汉白玉凿成的八角井口，井水清澈甘甜，西半城的人做糕点、造酒都用这井水。

“丈二铁狮”：西街路北，孔庙二门是个牌楼门，牌楼的几根立柱顶上，各卧着一个冲天吼状的铁铸小狮，个子一尺多高，但距地面可远远超过一丈二尺。

“一步三桥”：进了孔庙二门，到五间过厅之间，有三座砖拱小桥拦路，一大步就可跨过去这小巧玲珑的桥。

“有佛无寺”：南城门洞里东边的凹眼内，有一尊可放在掌上的小石佛，不知作什么用，谁也不敢动。是怕官还是怕佛？说不清。

“有寺无佛”：北门外，北岗村南有行宫庙，是空的，这是为城隍爷每年两次“出巡”暂住准备的，“出巡”后寺门关闭。

“朝霞金笔”：孔庙二门里的东南角，有一支用砖砌的一楼粗两丈高的“笔”。中腰有一蓝色方框，框内有金色“文笔”两字，古槐阴笼罩着，每日初升的阳光映在“笔”上，显得清幽，雅气。

“南台冬雪”：香河城里中心高，又有许多高低大小的楼台亭阁，城外环有高过城墙的密密的垂柳林带，冬季雪后

晴天，站在南台北面看香河城，黑白相间，高低错落，鳞次栉比，脚下白茫茫银光闪闪，背景雾渺渺滚动腾空，使人觉得有飘飘然如登仙境之意。

这八景是不成文不配入志的，“土”味十足，在百姓口中广为流传，并自命为“土”八景，和“文”八景大唱对台戏。

“文”的被冷落遗忘，“土”的被挂在众人的口头上。现在在还经常有人来到文化馆(原孔庙)指指点点地对人介绍：“这儿是一步三座桥，这是……这是孔庙三景！”看来这“土”淹没了“文”。“俗”压倒了“雅”，事实证明：无权的老百姓被否定是暂时的，而众多的百姓都可以在历史的演进中彻底否定权威人士的独断。

搜集人：王柏山

香河风物拾萃

郝万成 整理

小序

香河小城，人杰地灵，运河弯弯，流水清清，青龙湾水，三川奔腾，古冀州之东陲，旧燕地一小城，秦渔阳之旧郡，太守张堪留名，引山水入箭杆，留渠口标古风。兵家征战，名将驰骋。北平王名罗义，渠口北卜其茔。石人石马，石将石兵，石相生沉河底，石虎庄留其名。金戈铁马，太宋东征，避风沙安平镇，大云寺留古钟。义井村掘石槽，运河边筑土城。河水涨阻千军，驻马岗扎大营，安头屯李存孝，建后唐之丰功。天宝元年，地属武清，辽太宗建淑阳，有长沟绕小城，碧叶接天，满栽荷菱，叶如碧盘，映日花红。水香花香，满城香风，古淑阳之旧号，传香河新美名。辽宋相争，大旗蔽空，三川间摆战场，潮白水磨刀锋，杨家将洒热血，萧太后运粮行。古寺避雨，石佛留名，杏花含词泪写，宋徽宗宿刘宋。元皇朝封百户，明燕王扫元兵。金罗汉化铜钱，周元村炉火红。青龙湾有古洞，挥御笔是乾隆。冯梦龙走三川，写传奇千古颂。帝国入侵，洋枪洋兵。运河边修教堂，借上帝惑苍生。义和团风云起，红灯照举红灯，长百姓之志气，灭洋人之威风。白旗事千古耻，抗日寇出神兵。内战事起，安平枪声，声传天下，中外震惊，求解放齐上